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七

五辛

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起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至高宗顯慶五年

吐蕃復遣其相祿東贊來請婚上嘉其善應對欲以珙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乙

胡氏貞曰祿東贊雖夷狄然知敬父母之命守伉儷配偶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矣欲撫以厚恩者獨無它道乎

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說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為之叙實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官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微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

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壘。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誥使。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堯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循**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

塊竟不忍殺

胡氏寅曰太子之於詹事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太宗使志寧輔導太子而奪其喪豈其未之思歟然志寧不能力辭乃以無事之時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其諫也然太子之欲殺志寧則是刺客之不如矣其不能然宜哉

寅王

十六年以岑文本專知機密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

通鑑纂要四七

大唐紀

三一

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伏惟君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

胡氏寅曰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有王及后世子不

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夫日用之

切身者莫大乎膳服而易以濁入者莫若酒今以尊貴之故惟意所取不限多少則珠襦玉食長夜之飲由此起矣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

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魏徵為太子太

師

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輒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得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稽筮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四

上乃曰。方今群臣忠直。無喻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

上嘗問徵。地未朝。臣殊不諭事。何也。對曰。陛下歷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

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之何營。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纔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為陛下股屈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

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字文士及卒

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  
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  
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至是卒諡曰縱

范氏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  
曰佞人殆夫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而近之  
必至於殆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存而惟利之從  
故也是故堯舜畏之而孔子以為殆人君可不遠  
之乎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五

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

卯癸

十七年鄭公魏徵卒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捐衛山公主欲以  
妻其子叔王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  
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  
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  
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  
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  
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圖功臣於凌煙閣

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孫伏兔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儵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太子承乾少有瘳疾喜聲色改獵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嘗論忠孝或至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囊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揣知其意輒迎

通鑑纂要四十七

大唐紀

六

拜自責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厮役共食之又效突厥語及服飾飲食謂左右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委身思摩若當一設突厥別部典兵者曰設不君人後矣漢王

元昌所為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甚善朝夕同遊戲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私幸太常樂童與同卧起上怒殺之太子於宮中構室立像朝夕奠祭稱疾不朝謁者數月魏王泰多能有寵階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韋挺杜楚客樞泰府事二人俱為泰要結朋



黨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于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承襲圖之因

勸之反太子大然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使為中

謀唐正切割臂為誓依伺也荷謂之曰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

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

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

反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

求但為秦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

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

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群臣莫敢對通

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

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元昌賜

自盡君集安儼節薈等皆伏誅庶子張玄素等以

不諫諍免為庶人獨于志寧以數諫見褒君素被

收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不

可上乃泣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斬之而源其妻

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月入侍養上面許立為太

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

上謂侍臣曰昨青雀魏王泰投我懷云臣今日始

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  
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  
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萬歲  
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  
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  
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  
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受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  
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  
上。愾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獨留長孫無忌。房玄  
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爭。所為如是。我

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  
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  
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  
即御太極殿。召群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  
子誰可立者。衆皆譁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  
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若  
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  
濟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未為後法。且泰  
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  
矣。乃降秦儉。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府僚親狎者皆

遷嶺表尋徒泰為順陽王

司馬氏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

品

唐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為正宰相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詹事官卑兼其輔翼太子故校

與侍中中書令之任同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

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勗高季輔張行成褚遂良皆

為寮屬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醫灰可瘞上自翦髮

為之和藥

定太子見三師議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荅拜每

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

惶恐

黃門侍郎劉洎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

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上乃命洎與

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詣東宮與太子遊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

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

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既

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上疑太子柔巽寧謂長孫無忌曰雜奴太子許憐太子字

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

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邪無

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文也尚良主儲副至重豈

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

法不可私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

不可以不成者

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十

寬厚冀其稍非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胡氏寅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

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

廢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慎選之乃聽無忌而舍長

王至是事不可易矣無忌以懿戚君輔相所宜接

立英果以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

為晉王既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曾不幾何困於

誣罔竟被誅絕不能自明於是向之所以自營者

適所以自代亦可以為大臣謀國置嗣不慮者之

戒矣

陪魏徵碑

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君即諸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王尚主而陪阿撰碑

曾氏華曰魏公以諫誨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每恨其不思而益知公之為賢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大公至正之道而已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也且以諫誨為當掩是以諫誨為非美

通鑑纂要卷四七

大曆紀

十一

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誨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誨之事是啓其怠且忘矣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君法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

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何畏乎。史官之記邪。劉洎之言。足以儆君心。而全臣職矣。

楊氏時曰。劉洎之言善矣。然特可以動夫好名之君耳。理則有所未盡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雖使莫或記之。而民之從違如共。則亦何可掩乎。

上又謂監修國史。考玄齡欲觀國史。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肯。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

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范氏 相馬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共姦臣賊子。所以懼之。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軍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可信也。

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朝之

路乞兵救授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遂欲自征高麗遂良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勿稱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十八年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

上嘗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十三

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皆納之

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歎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上嘗聞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十四

南

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為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范氏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



義非徒以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諫以悅入。其罪大矣。然太宗論群臣之得失亦立皆中於理哉。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警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帝如洛陽。命彥玄齡留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上至洛陽。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以張亮為平壤大總管。帥兵四萬。艦五百。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李世勣為遼東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降胡趣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今問其罪。所過營頓。無為勞費。

十九年。封比干墓。

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戶灑掃。上至鄴。有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胡氏寅曰。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

### 詔太子監國

詔太子監國。留居定州。命太傅高士廉。詹事張行成。庶子高季輔。及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同掌機務。以輔之。將行。太子悲泣數日。上曰。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其悲泣何為。

### 岑文本卒。以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

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通鑑纂要四十七

大唐世紀

十六

先是諸軍拔蓋牟。早沙遼東。白巖諸城。車駕進攻安市城。高麗北部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勇。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于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

死壽惠真帥衆請降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  
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驪  
驪山刻石紀功。七月張亮至建安城破高麗兵至  
是世勤攻安市不下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  
逼其城。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頽壁城崩會守  
城傅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  
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  
能克。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  
食將盡敕班師。先發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  
於安市城下而後還師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濕多  
死者。上以不能成刃深悔之。數曰魏徵若在。不使  
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  
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范氏祖禹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湯  
帝蓋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  
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  
悔此其所以為賢也。

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諸軍所虜高麗民安集幽州將以賞軍上愍其父  
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歡

呼之聲。三日不息。

### 殺侍中劉洎

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叩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諧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阻當輔勿主行伊霍故事大惡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

胡氏寅曰太宗殺洎甚遽大臣亦不聞有諫者何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十八

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慙怒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卧疾而諸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震霆擊不復思惟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犬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 以馬周攝吏部尚書

周以四時選為夢請復十一月遷至三月畢從之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善惡二察

戶口派散帳籍隱沒三察農桑不勤食糜耗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五察德行孝弟茂林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六察黠吏豪宗巡察四方伏燕升統墨貪弱冤苦不能自伸者

加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上令  
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  
以罪死者七人疏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詔太子聽政

上疾未全平欲專倚養詔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  
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  
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帝如靈州遣李世勤擊薛延陀降之勅勒諸部遣使  
請吏

駕至浮陽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十九

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  
弘虜畧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  
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為詩  
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帝生日麗宴樂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  
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  
未不可得此子降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  
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幸芳玄齡第

芳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玄齡教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申公高士廉卒

士廉卒，上將往哭之。芳玄齡長孫無忌諫曰：陛下解金石於方，不得臨奠，奈何不為宗廟自重，不聽無忌中道伏卧，派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登樓望哭。

通鑑纂要四十七

大唐紀

二十

以敕勒諸部為州縣

回紇諸部皆來朝請更。詔以為六府七州，各以其首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遺之。諸首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范氏祖禹曰：太宗好大無窮，兼蓄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

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立子明為曹王

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范氏祖禹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為弟婦也。

中戊

二十二年作帝範以賜太子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闕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

通鑑纂要四十七

大唐紀

廿一

當更求古之哲王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即位以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墜。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情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中書令馬周卒

上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

以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以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帝如王華宮

上善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九嬪之令。惠上跡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管籥相繼。服玩草葉。夫以有盡之費。功填無窮之臣。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珠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王錦繡實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通鑑纂要四十七

大唐紀

廿一

臣等謹按太宗求治之心至是漸不克如初矣。故玉華宮之營。雖知善徐惠之言。亦說而不繹也。其視貞觀初長魏徵而止幸南山。賞玄素而罷修洛陽者。何相遠哉。

崔仁師坐罪除名流連州

坐有伏闕訴寃者仁師不奏也

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發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



為華州刺史。御史侯奏云。漢謀不軌。上遂降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官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雷)子孫殆盡。其兆既成。參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丹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空梁公房玄齡卒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大唐紀

廿三

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王華宮。有喪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臣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者。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

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  
旦夕入地儻家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  
手與訣悲不自勝卒謚曰文昭

柳氏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  
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  
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  
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  
人主為唐宗臣固宜哉

以褚遂良為中書令

雅眉邛州獠反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廿四

初上以高麗因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  
之或以劔南隋末無寇屬者遼東之役又不預徵  
發百姓富庶宜使造舟上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後  
及山獠於是二州獠反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  
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後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責  
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  
二十三年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如翠微宮  
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  
今熟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

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壘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世勣為愚也則不可託勿孤而寄天下參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黜彭祖詐之術五伯所不為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

五月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廿五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褚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秘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宜遺詔罷遼東之後及諸土木之功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翦髮髻音鬻則也而割耳流血灑地在位

二十三年年五十二歲

以子志寧張行成為侍中高李輔為中書令

太子即位

高宗初即位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侵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闕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恠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求微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以長孫無忌為太尉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

品

地震

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葬昭陵

阿史那杜爾契茲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

皆琢石為象。列於北司馬門內。

范氏和甫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述其性本彊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已從諫，刻厲矯操，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者如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為資矣。

胡氏寅曰：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彊

通鑑纂要卷四七

大唐紀

七

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然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初讜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向少。則老亂之漸多。其比太甲之處，仁遷義成，王之懲前，始後，豈直倍蓰哉！當時以諫諍為已任，而為太宗所畏敬者，莫若魏徵。然其生也，嘗欲殺之，其死也，竟納讒間。太甲成王，豈有是邪？

以李勣為左僕射

成康

高宗皇帝永徽元年，詔衛山公主俟襄畢成昏。

太宗女衛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百姓。

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  
佚三年喪畢成昏上從之

范氏 禮禹

曰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改也漢文

率情變禮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

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

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

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

也為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

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衰著於君臣之義矣

李勣解僕射仍同三品

通鑑纂要卷七

大唐紀

廿八

以褚遂良為同州刺史

監察御史韋思謙劾奏遂良抑買人地左遷同州

刺史

二年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同三品

以于志寧張行成為僕射同三品高季輔為侍中

三年以褚遂良為支部尚書同三品

帝御安福門樓觀百賦

上謂侍臣曰朕嘗聞胡人善為擊鞠嘗一觀之朕

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

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

因以自誠

范氏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問民疾苦尊禮輔相  
觀胡人進戲而自戒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  
不數年而倖諂昏惑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初親賢  
後用佞也可不戒哉

以宇文節為侍中柳奭為中書令韓瑗為黃門侍郎  
同三品

以中書侍郎來濟同三品

丑癸

四年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  
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九

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  
屠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  
運伺官省機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崇令  
武謀奉荆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  
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  
鞠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為  
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  
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  
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已陵  
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

構害及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冬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沅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去齡配饗

胡氏寅曰太宗承統旁杜之策也然太白經天之際睿進籌畫使太宗乎翦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矣唐之子孫亦幾殲于武氏及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為者豈徒然哉又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以遺愛絀玄齡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為嫌乎抑以為是乎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三

南

二者必君一馬皆失也

以李勣為司空褚遂良為右僕射崔敦禮為侍中高季輔卒

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

初蕭淑妃有寵主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后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功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而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又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

唐甲



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  
獲頭馬。

### 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上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  
將薛仁貴登門。枕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  
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胡氏寅曰。古先聖王。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唐太宗  
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  
告。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溺寢殿。高宗  
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豈

通鑑纂要卷七

大唐紀

廿一

天回欲中微唐室邪

### 柳奭罷

奭以王后寵衰。求罷許之。

### 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  
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  
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  
上嘗出。吹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  
則不漏。對曰。充為之。必不漏。上曰。為之能微。

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

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  
臣曰。此真諫議也。

范氏祖禹曰。以高宗之闇。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為  
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太宗之謂矣。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不能曲事  
上左右。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由是  
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  
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  
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

通鑑纂要卷七

大唐紀

廿三

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  
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  
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  
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二人。皆為  
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  
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上與昭  
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  
忌厲色折之。

范氏祖禹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  
足以為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己。無忌苟

飲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辛政武后之怨。未姦臣之謀。高宗無及。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以韓瑗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

**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是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

以李義府為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倫。德倫曰。上欲立

通鑑纂要卷七

大唐紀

世三

武昭儀。恐宰相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中閣表請上悅。留之。起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昭儀矣。

外同正官

以裴行儉為西州長史。

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表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毋楊氏。行儉坐左遷。

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

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自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喪所共知萬代之後

謂陛下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約瑗又上疏曰知已傾<sup>殺</sup>哀奴滅<sup>周</sup>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壘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閨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sup>漢</sup>成以婢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上不納它日李勣入見

上問之曰。朕欲立。或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胡氏寅曰。為天子而以我家事為言。隋文帝。唐德宗。吳也。為宰相而以陛下家事為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孔子所謂喪邦之言也。李泌論之詳矣。後世事涉官禁之內。君不以謀於臣。臣不以復於君。得失存亡。秦越相視惟明。君以天下為一家。賢相以天下為己。任然後無此意矣。

范氏祖禹曰。高宗廢立。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觀

賢遭禍。唐室中總皆勤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為遂良訟寃。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

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  
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  
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  
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  
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冷二姬骨醉。數日而死。  
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為崇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  
不敢歸長安。

胡氏黃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

通鑑纂要四七

大唐紀

世六

南

言也。高宗之所取讒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  
其以納業刺王妃為讒乎。故唐世無正家之讒由  
太宗首惡也。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  
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

李貓

顯慶元年。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太子。

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許敬宗奏。東宮所出本  
微。知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

是遂廢忠而立弘

免山東丁役

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求濟對曰君之養人在省征徭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額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崔敦禮卒

貶王義方為萊州司戶

李義府侍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讞出之將約為妾事

通鑑纂要卷四十二

大曆紀

世

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二年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李義府兼中書令

帝始隔日視事

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胡氏寅曰先王昧爽丕顯後世猶念况導主以倦

朝乎高宗春秋鼎盛天下下一日萬幾乃無故獻諛請備日視事殆欲取媚于房帷間也為大臣而如此亦異於雞鳴賢妃陳荒淫怠慢之戒者矣

### 遣天竺方士歸國

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娑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戎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敗於前何能長生竟不及行而死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廿八

### 賈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瑗濟與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發州柳襲象州遂良尋卒

### 以許敬宗為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

三年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義府為普州刺史

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而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前上兩責之

### 以許敬宗為中書令辛茂將為侍中

午戌



和  
四年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

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曰。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曰。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誅逆。由褚遂良。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唐紀

廿九

柳爽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爽瑗名。免志寧官。辛茂將卒以許圜師為侍中。

殺長孫無忌柳爽韓瑗貶于志寧為涪州刺史

七月詔御史追與瑗柳鎖諸京師。敬宗又遣袁公瑜詣黔州。再鞠無忌。逼令自縊。詔斬瑗爽。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收三家。送觀音峴嶺南為奴婢。自是政歸中官矣。

五年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

性明敏。涉獵文。又慶事皆稱旨。由吳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伴矣。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七

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大曆紀

四十一

蘇氏入主卷末

蘇氏入主卷末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八

起唐高宗龍朔二年  
至中宗嗣聖十二年

西辛 龍朔元年  
戌壬 一年改百官名

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儀。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

以許圜師為左相。尋免。

以許敬宗。上官儀。同三品。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唐紀

乙

亥癸

三年。以李義府為右相。尋除名流雋州。

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讎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鞠之有實。詔除名流雋州。朝野稱慶。

子甲

麟德元年。以劉祥道。竇德玄為左右相。

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竇德玄。王忠賜死。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事。

上密召上官儀讖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敗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官。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以樂彥璋孫慶約同三品

通鑑卷四十八

大曆紀

二年。以姜恪同三品

以陸敦信為右相。樂彥璋孫慶約罷。

車駕發東都至泰山

皇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請帥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以皇后為巫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廢藁犗陶匏。用茵褥。異爵。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上發東都華戎衛從數百里不絕。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之。

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繡帛

胡氏黃曰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

藝又以忍勸之其撰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義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矣

兩廣 乾封元年封泰山禪社首

正月朔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明日登泰山封王

牒藏之石音威石又明日降禪于杜首祭皇地

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

亞獻惟帝甘以錦繡為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

通鑑纂要卷八 大唐紀

爵加階有差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叙進至五

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

緋者滿朝矣

孫氏甫曰高宗在位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

殺中官番籛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徇后之欲舉

希闊佞物夸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

芻見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勞費民力千動和

氣所致歟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

建為年號以歲早為乾封則民之饑困災變類仍

果天祐哉

李義府卒

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因憤發病而卒。自義府之貶。朝士日憂其復入。至尋。衆心乃安。

遣金吾衛將軍龐同善將兵戰高麗

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出延諸

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留知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

惡。二弟欲除之。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欲非。兄不

納。男生遣人偵伺。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

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為莫離支。發兵討之。男

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詔契苾何力

通鑑卷四十八

大唐紀

四

龐同善將兵救之。以獻誠為鄉導。尋大破高麗兵。

以劉仁軌為右相

劉祥道卒

劉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

將軍史典。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請使齊

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

二年。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並同

三品

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頻征役。四吳。廢馬萬匹。

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鑿不遠。願勿使百姓生

怨上納其言。滅虜馬數千匹。

上屢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不  
為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滄者未獲傳。而在  
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排至誠以行  
之。其誰不願舉。所知邪。上深以為然。

辰戌  
總章元年。彗星見于五車。

彗星見。上避正殿。滅膳。徵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  
日。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  
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  
百姓也。不許彗。爭滅。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天唐紀

五

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

先是以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勣拔高麗十七

城。武衛將軍薛仁貴復破之於金山。乘勝攻扶餘

城。遂拔之。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衛

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

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也。先帝東征而

不克者。高麗未有禦也。今高麗微弱。男生兄弟相

攻。饑饉連年。妖異屢降。其亡可翺足待也。上又問

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雁同善持軍。蘇  
整高仇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然夙夜小

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柳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詣勣降。男建猶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分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

以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

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偷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藥。大漸之際。名醫不知。乃為議者。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監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止。

以姜恪闡立本為左右相

二年以李敬玄同三品

先是同三品不入銜。至是始入銜。

以郝處俊同三品

李勣卒

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范氏相爾曰甚矣李勣之佞也。爾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羣盜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君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 定銓注法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負外郎張仁偉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定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

通鑑纂要四十八

### 大唐紀

七

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皆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青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卜舉後手并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縣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几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

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又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平

咸亨元年。劉仁軌許敬宗致仕。

詔官名復舊。

軒

三年。姜恪許敬宗卒。

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峙曰。何

通鑑纂要四十八

大庾紀

八

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敬宗忠孝不建於曾。而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福峙通之子也。

以劉仁軌同三品

以邢文偉為右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

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戒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

因宴。集命宮臣擲倒。獨獨今相撲次至左奉裕。率王

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

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繻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四年詔劉仁軌修改國史

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閻立本卒

上元元年以武承嗣為周國公

后異母兄元爽之子也。

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大酺

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

大酺

大唐紀

九

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警。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人，今分

二朋，迺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矍然

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遂止之。

二年天后祀先蠶

天后祀先蠶于卬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

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

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絕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

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

即李義叟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  
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止旨。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幽于掖庭。年踰三十。太子見之驚惻。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壩。衛太子尋薨。時人以為天后醜之也。詔追謚為孝敬皇帝。

詭氏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為贈也

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蓋

通鑑纂要卷四十二

大曆紀

十

武后謀篡國醜太子而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李必

之言信矣必言見肅宗至德二載

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

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

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寃結者密為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

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之深重之文瓘時

兼大理卿因開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

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高祖元年。以宋恆薛元超高智周同三品

以狄仁傑為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察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過桀紂則難。過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衆臣不敢奉詔。若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

以李敬玄為中書令

二年以高藏為朝辭王。扶餘隆為帶方王。

以高藏為朝辭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粵高麗先在諸州者。與俱歸。扶餘隆為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粵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卬州而死。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遠亡。

高智周罷

河南北

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綠賑給，頒立簿書，未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

以張大安同三品

三年夏五月帝幸九成宮

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侍中張文瓘卒

通鑑卷四十八

大唐紀

十一

來恒卒

詔調露元年帝如東都司農卿韋弘機免

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之誠求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以郝處俊為侍中

命太子賢監國

太子處事明睿時人稱之

唐

永隆元年以裴參知溫王德真同三品

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太子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  
生內自疑懼方士明崇儼以厭祿之術為天后所  
信官至正諫大夫嘗容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  
類太宗會崇儼為人所殺天后遂疑太子所為大  
子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鞠之  
以馬坊得阜甲數百頰以為反具上素愛太子欲  
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黨與皆伏誅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唐紀

十三

尹氏起莘曰弘質皆武氏所出弘既死賢又廢  
黜殘忍一至於此蓋凶悍之性乃其所素有者故  
始馬托殺其女以陷王后而終焉廢殺二子以逞  
其欲婦人陰險可畏未有若是之甚者也

唐

開耀元年郝處俊

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  
十萬繼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  
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  
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

無二日。上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此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別去。

以裴炎為侍中。崔知溫薛元超為中書令。

壬 永淳元年。立孫重照為太子。

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子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聞喜公裴行儉卒。

謚曰憲。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盧照鄰。

通鑑纂要卷四十二

大唐紀

十四

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亨爵祿之器邪。揚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質王反。誅行儉為將帥。所引備裨。後多為名將。

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



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先是玄同為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以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知水鏡。循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曆紀  
十五  
作奉天宮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襄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遠。以獲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上遣宦者綠江徙異竹。所在縱暴。荊州長史薛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上手詔。諭令棄竹。江中。

以劉景先同平章事

校弘道元年崔知溫卒

詔以本年有事於嵩山尋詔罷之

詔罷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

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疾

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

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

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絛百匹以賜鳴鶴。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

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

通鑑纂要卷之十八 大產紀 十六

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

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在位三十四

年。年五十六歲。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

咸取決焉。

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

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遷

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郭正一罷

甲申

中宗皇帝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石光宅元年。

立妃韋氏為皇后

以韋弘敏同三品

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炎懼。以太宗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勅兵宣令。廢中宗為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妃劉氏為皇后。永平王成器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人。改元文明。旦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卿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發言者斬。餘皆縱。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胡氏黃曰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矣。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

歐陽氏備曰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實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為惡。豈一褒妙之比。

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幸用昏童高宗。溺愛帷席。不戒殺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

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置書慰諭之。

太后始御紫宸殿

太后御武成殿。皇帝。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紫帳。以視朝。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曆紀

十八

太后以王德真為侍中。劉禕之同三品

太后殺故太子賢

初太后命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風使殺之。至是神勣逼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勣。而追封賢為雍王。尋復以神勣為金吾將軍。

太后遷帝于房州。又遷于均州

太后以武彘嗣同三品尋罷

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太后改元光宅。旌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東都為

神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  
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  
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  
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 太后立武氏七廟

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  
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  
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  
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  
長耳太后不從。追尊五代祖為公。妣為夫人。高曾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唐紀

十九

祖考為王。妣皆為妃。

胡氏賈曰。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  
女主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  
者乎。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殺之。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  
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崇。唐之奇駱賓王杜求  
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  
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得勝兵十餘萬。復稱  
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復求得貌類漢王

賢者置之軍中。云賢不死。逃至此。令其舉兵。後撤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俯仰之間。穢亂春宮。竊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草莽。陷吾君於穢塵。殺姊屠兄。戮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受于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之。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遺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

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塚斲棺。復姓徐氏。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臣復為辭。宜帥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糲。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

疆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兼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比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節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請先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將入海。孝逸追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

太后殺侍中裴炎。以竊味道為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武承嗣與從父第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裴炎。回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堅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攻。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駘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竊味道勸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明其不及。遂并下獄。以竊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諶。平章事。斬裴炎于都亭。景先等流貶有差。炎弟子太僕寺丞仙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

覽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李景謨郭待舉罷。太后以崔啓章方質同平章事。

二年

太后垂拱元年

帝在均州

太后以武承嗣裴居道韋思謙同三品

太后遷帝于房州

通鑑卷一百八十八

大唐紀

廿一

沈君元崔啓武承嗣罷

太后貶鸞味道為青州刺史

朝士有左遷。請宰相自訴者。味道曰。此太后處分。梓之曰。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謂侍臣曰。君臣同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取乎。故有是命。

太后流王德真於象州。以裴居道為內史。蘇良嗣為納言。韋待價魏玄同。同三品。

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於太后。出入乘御馬。剽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



賴少干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詣塗。令從者毆之。斃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闈之。殊不許。官闈表舉不出。

三年

太后垂拱二年

帝在房州

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

太后詔復政事於皇帝。齊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

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

太后置銅匱受密奏。

通鑑卷四十八

大唐紀

廿三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按制欲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放之。興

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既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乳死。猶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逐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太后以岑長倩為內史。蘇良嗣。韋待價為左右相。韋思謙為納言。

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冀州雌鷄化為雄

有山出於新豐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地指回切。聚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廢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巖。陛下謂之廢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泚之。敬外。

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境。著老歌刺史德美。若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官侍郎。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專紀

廿五

郎

四年太后垂拱三年

帝在房州

韋思謙致仕

太后以裴君道為納言。張光輔平章事。

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以証禕之受命。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竊臺。何名為勅。

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太后以魏玄同為納言

號州人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於虜州。太后殺之。

五年

太后垂拱四年

帝在虜州

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以僧懷義為之。僕凡役數萬人。

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大唐紀

共

唐宗室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

王靈夔。越王貞。及元嘉子黃公讓。元軌子江都王

緒。號王鳳子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諱。貞子琅

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

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圖。召

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

室。誅之。誤詐為皇帝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冲

募兵得五千餘人。起博州。先擊武水。莘。令馬玄素

閉門拒守。冲因風縱火。焚其南門。風回。軍却。衆燬

而散。冲還走博州。為門者所殺。太后遣將軍  
勳擊之。至博州。冲已死。官吏出迎。盡殺之。越王貞  
亦舉兵於豫州。太后遣將軍麴崇裕等討之。又命  
張光輔為諸軍節度。削貞冲屬籍。更姓虺氏。貞  
為縣兵得五千人。使汝陽丞裴守德將之。拒戰而  
債。遂與守德皆自殺。初。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  
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  
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瑛。瑛妻常樂長公  
主。謂使者曰。李氏元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  
生取。義欲何。浪邪。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唐紀

廿七

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使周興等按之。於是  
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  
迫使自殺。親黨皆誅。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  
融。濟州刺史薛顛。顛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坐  
與二王通謀。為太后所殺。

太后以壽味道王本立同平章事

六年

太后末  
元年

帝在房州

太后以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為內史。

太后殺汝南王暉。鄱陽公誣等十二人。及天官侍郎

鄭玄挺

誣謀逆中宗於彛陵以問玄挺焯又嘗謂玄挺曰  
欲為急計何如玄挺曾不應坐知反不告同誅

太后殺內史張光輔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將奔突厥為吏所  
獲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誣內史張  
光輔私論圖讖陰懷兩端遂皆被誅秋官尚書張  
楚金陵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  
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當刑者皆  
喜躍誰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既宣赦乃徐起拜竟  
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  
等天氣晴霽

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

魏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  
久朋周典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  
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於家或敬之告衆冀  
何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  
察人邪乃就死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  
太后殺鄭王璪等六人

太后以范履冰邢文偉同平章事

太后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

太后自名墨改詔曰制

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至是行之墨

即照字也

除唐宗室屬籍

從司刑少卿周興之請也

七年周武氏天

帝在秀州

通鑑纂要卷八 大唐紀

太后以武承嗣為左相武攸寧為納言邢文偉為內

史王本立罷

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

蘇良嗣卒范履冰下獄死

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

史

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拔一

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

徙和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

字對曰辨身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  
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  
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踪踐立蓋又  
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  
后懼為殿中侍御史或告滕州都督王安下謀反  
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枷上刎其首朝士  
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  
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  
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司刑丞  
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  
為不可往復數回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  
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  
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通鑑纂要卷八

大唐紀

三

太后殺南安王穎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

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氏

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可



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上尊號曰聖坤皇  
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立  
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祖考皆為  
皇帝。妣皆為皇后。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  
士彞。元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史稱澤為  
納言。宗秦。容檢。校內史。傅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  
事。並賜姓武。秦容。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尋  
坐賊貳黜。送。葬。昇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  
之四時仕宦。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武攸暨。使人  
殺其妻而妻之。公主多權略。太后以為類已。常與  
密議天下事。

胡氏賈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弄春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廢與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為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悔記以來。三十年間。纔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復後世。或有效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同以徐有功為侍御史

道州刺史李行囊兄弟為酷吏所陷。嘗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嘗

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大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  
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  
懸庖厨勢位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  
陛下灋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太后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於  
神櫛約武氏神主於太廟以唐太廟為享德廟改  
崇先廟為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八年周武氏天

帝在房州

通鑑纂要卷之六十八唐紀

三

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

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  
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  
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  
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  
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  
甕與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  
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  
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為太后所殺  
臣等謹按自古君天下者未有不以仁厚興以

鄧暴亡而下之所趨。則由於上之所好也。故武好嚴刑。則義縱王溫舒之佞出。武后開告密。則周興來俊臣之輩用。卒使天下皆受其毒。而其臣亦不能以自免也。是豈不為後世之未鑒哉。

周改義豐王先順等姓武氏幽之宮中

光順。太子賢之子也。

周平章事傅遊藝自殺

遊藝夢登池露殿。所親告之。下獄自殺。

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唐世紀

三

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為赦。并殺之。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

為嗣乎。太后不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

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唐紀

三四

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務求俊臣。詰其反。卷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願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安靜綱之孫也。

九年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

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次郎御史。遺補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權俱切齒托也。推侍御史。監脫校書郎。有舉

壬辰

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地使昧。

母禮切。物曰。八月中也。

神皇御史功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薄。何怕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馭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胡氏寅曰。

沈全交之言。可謂誅謗矣。而武后付之。

一卷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俛首也。

周賈秋仁傑魏元忠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吉狄仁傑裴行本。司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唐紀

三五

農卿裴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其。謀反。先是俊臣請降。輅一周即承反者得成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其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宛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換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賢。

亦為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没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

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

通鑑纂要四十一 大唐紀 三六

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太后翼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

胡氏實曰。以文而觀。昭德為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請去承嗣。所以翦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其氣餒亦少損矣。

周流其御史器取善思於驩州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參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特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擾。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驪州。太后知其捃尋復召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諧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為厭呪。太后殺之。瘞於宮中。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唐紀

三七

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謹。為潤州刺史。有妖妄為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李昶按之。以為當斬其子希彘。請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論之。以為無罪。李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未不死邪。既食掩羣熟寢。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戍死。有功亦

除名

周匄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壽之請也。

胡氏實曰武后行事。仿熾冊牘。姚壽為之。隱奪故

建是議耳。然世未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人固記之矣。不力為善。而惟人是防。將見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十年簡武比長

書二年

帝在旁州

周以姜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縵。昭德罵曰。田舍忝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

通鑑纂要四十二

大唐紀

三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后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身引佩刀自剖其胃。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使醫內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嘆曰。吾有子不敏。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殺其侍御史侯思止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

堂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廡

甲午

十一年武氏延

載元年

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為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

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大唐紀

元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

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

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胡氏寅曰。并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

非異也。景儉失之矣。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為陰陽

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幸

能正言。苟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

何足稱也。

周貶來俊臣為同州參軍。流王弘義於瓊州。

弘義詐稱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

殺之

○周 貶其內史李昭德為南賓尉

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參軍丘愔上疏攻之曰。陛下委任昭德。而昭德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權重一去。收之極難。太后由是惡之。貶為南賓尉。

○周 武氏加慈氏之號

○周 明堂火

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懷義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

通鑑纂要四十八

大唐紀

四

有姦謀。因請按之。太后命流其黨。懷義不問。又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張於天津橋南。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諱之。但云工徒誤燒。麻主所致。時方酺宴。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吞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馭殺之。

紀

十二年

周武氏天冊  
萬歲元年

帝在房州

周武氏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十三年

周武氏萬歲  
通天元年

帝在房州

周以姚元崇為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

流皆有條理太后竒之權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

通鑑纂要四十一

大唐紀

四

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滿好禮善論稱有功蹈

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

周殺其箕州刺史劉恩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

餘人

明堂尉吉頊以箕州刺史劉恩禮謀反告來俊臣

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

恩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恩禮引平章事李

元素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戚族誅

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

亦以此得進懿宗數鞠獄善誣陷人時人以為屈

來之亞。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結渠謀反

誅之。甚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刺其腹

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嘆俊臣奏如璿黨惡逆

下獄處以絞刑制流襄州

**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為之入侍禁中

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

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

鞭撻謂張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通鑑纂要卷一百一

大唐紀

四二



杭州圖書館